

沈雲龍編輯

明清史料彙編

九集

第七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竊惟

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

是是非非功罪罪

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

實也彼身為不軌力可通神者

雖幸漏于生前而口誅筆

伐難逃

責於身後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游夏

輩亦不能贊一辭

蓋惟存萬世之公故無敢輕有所假也

今者

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竣而擁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遷變是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鬱抑之苦境寘之罔聞。奸雄數十番睥睨攘竊之顯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隕首戮血爭大計者。畚成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錄字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與有。職爲此懼。故不避兇鋒。請得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

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

狄仁杰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徐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
于孔謙等埒死力爭又其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
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簡舉而封
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
以定而子母貴之說且徐定策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
者而乃飭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爲錫爵諍乎哉且聞錫
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其辣心如此故事開國體

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再報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

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今史志以沒乎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差聞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于大臣貫高事爲解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暮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及其袖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敖故漢高得釋放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

之所以全倫。今直筆之以有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

君父隱可也。爲亂賊輩隱。則何爲借

君父爲逆賊護身符。青史爲私家作人事。有人心者如此乎。職之所以拆邪議者二也。至謂 封后遺

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不直順舉。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爲家法。則傳之者非家法。傳之者爲從先志。則輟之者爲逆先志。此就其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

帝崩而立 后者。

神祖莫明天縱豈不辨此况其肯抑情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號于彌留之后此不過一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彌罪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耳在

先帝固非中女謁之進而中焉知無道脅之情奈何猶稱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口在內視病者烏可于績勞積虛之后投文射之劑羣議

洵洵方蓄疑慮變之深湊值

先帝升遐之遽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此奸者借題以逸其罰主意較有異全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

皇上子然一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闕狐鼠竄竄煩其干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
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
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
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
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鎮楊方盛所以慷慨
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
眞見聞矣于

先帝之遇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選侍封妃則聞于選侍之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欲稟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是之言官乎藉畏王安乎世有畏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世之人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之時而必于會議之日粧點罪案以爲矯殺王安者陰開一面是濟世所言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竊眉婦人不在諸人下而可令賈繼春見乎哉職謂繼春真忠孝人也彼初原爲君父起見不意爲邪人簧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竊謂

卷十
一片光明可對天日絕無渣滓隱護之意此亟宜還其原
官以旌其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
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無可
以置啄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誼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喻最明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却使昔日不能寘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主之案亦幸有者耳陸大受李偉張其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後九原不作而擁戴 寵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繇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臣黃克纘邵輔忠等倡之天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駁致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糾之

勅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毛士龍
彼其所謂不屬好名者如此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
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爲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
也意以開邪說以昭信史以褫奸魄以示後世之公端在
此舉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
三綱夷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職疏發下史館特

勅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

大孝過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依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叅酌務
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勦尅險回破蘭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

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疾追二酋
牛酒率領數千人納降二十八日差官張華等分授安
撫紅流四十八寨一帶安插計連日共斬獲壯功一十
二十八顆五月初一日又純功叅政閔夢德副使李
仙品劉可訓等報稱帶管坐營事總領中軍盧世卿呈
解偽巡城御史汪澤遠樊虎叅謀文道南只副將素盟
明呈解偽監軍道夏奇雲偽兵科給事中孔聞過又十
總用定邦呈解偽副總陶騰顯偽叅將趙日光又加銜
遊擊李上進呈解過賊王繼臣宋萬華周世昌等又湖
廣都司標下中軍守備余先賓呈解偽叅將宋可據蘆
世卿呈解樊虎偽元師印信一顆偽關防二顆又據石

桂中軍參將秦可呈解者崇明永寧撫司印信一顆又
 據永寧衛指揮雷世忠解永寧鎮撫司印信一顆又
 楊應岳呈解偽造瓜斧各一對到該道逐會審得
 汪澤遠永寧衛舉人係偽巡城御史年賊初反時本
 犯搬在永寧衛居住反賊攻城本城對御又年賊初
 益言城中無人後賊聞言攻打益急縣城遂陷官民
 盡遭殺戮夏奇雲永寧宣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隨
 寅出門到處殺人強姦寡婦孔聞過江西人住永寧
 兵科都給事中跟光甸出陣虜人住永寧原係驛吏
 將實出其手張學海江津縣人住永寧原係驛吏中
 偽勅偽誥陶勝顯永寧衛人審係行營叅將朱國恩
 下領兵打龍洞邦泰守洞水且強賣客貨不知其數
 光省城人係周邦泰守洞水且強賣客貨不知其數
 出門殺人源應乾已故偽大將軍夏永忠家丁先鋒
 軍王繼臣供稱係永寧土同知家丁仕樊虎部下為
 都司今見官兵打進走上紅岩行至中途撞兩道拿
 到官張興本地方人供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陷
 圍省城宋萬華供係永寧人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
 文道南供係永寧生員充樊虎部謀凡出先鋒授叅
 害人無厭周世昌供稱永寧生員充樊虎部謀凡出

蘭之謀
已合矣
可不慮

司供係永寧左衛所軍隨着苗攻破榮昌回瀘州授偽
中備仗攻竹洞水竹洞江門求嶺加授偽都司職銜各
口詞在卷又據三道轉報撫官胡平表等各部下將
潘應奎等生擒水西應獲偽都督總兵駱文奇偽監軍
李禾并偽都司欽天監等項偽官陳所蘊銀萬選田有
金等偽關防一顆逆寅與母加偽徽號千卷一軸偽勅
書一張交通各夷雜書啓四封偽曆日一本又初七日
准馬湖鄭知府塘報據加銜守備任道重呈稱部兵陳
友傳于初五日至李家店生擒安兵一名田克忠到府
審得田克忠係畢節衛人乃安苗何紀名下兵士竊奢
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苗計兵十六營
已過河到獅子山有苗把曾仲英領兵六營尚札赤水
河聽得苗衆議將兵一半同鎮雄兵三營包永寧之
後以兵一半同奢兵由普市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
日將官羅乾象督同官兵殺
人古蘭焚其巢餘賊奔潰

身
十
十